

天一阁：“风雅”不绝，人文永光

江泽涵

1560 年秋，宁波府，月湖畔，伫着一位身躯单薄的老年文士，眺望一湖萧瑟，喟然惆怅。

此公姓范，名钦，字东明，自 27 岁那年高中进士，就出走宁波，踏上仕途。他先后赴湖广桂闽陕赣等地任职，曾官至兵部右侍郎，一偿读书人光宗耀祖之夙愿。然而，宦海旋涡下总暗潮涌动，唯勉力为之。有所不畏，有所不为，执正而守，正是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情操。

其时，严嵩父子当权，民生疾苦，国事日非，范钦心灰意懒，却遭构陷，决心解职回乡。

范钦从政之暇，酷爱读书，为官时每到一地，都要广搜书卷。迟暮之年，他就在这月湖畔的范氏故居里，开创了至今 460 年的“风雅”——天一阁。

宁波素有商贾云集，“港通天下”指的是北仑港，其实后面还有半句“书藏古今”，说的就是天一阁。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，也是亚洲现有最古老的图书馆。

天一阁于明清时已名噪学界，为清流敬仰，乃至当时的帝王也心存觊觎。如今更是家喻户晓，这当然要归功于散文家余秋雨，上世纪末，他以一篇《风雨天一阁》，使天一阁再次进入大众视野。

月湖处于城市腹地，天一阁比邻而坐，但周遭高楼林立，大厦栉比，行人若缺一颗笃实之心，怕要忽视了这一人间的绝唱。长春路、迎凤街、马衙街都开有入口，也要转弯抹角好一番，才知日月天地宽。

苦心孤诣：范氏故居的原始风貌

天一街通底，赫然一座老宅。正门匾额题“天一阁”，遒劲有力，其实檐下所悬牌匾更醒目，镌刻着同样古意盎然的“南国书城”四字，这自然是对天一阁的美誉。

秋韵晨光，如画一般。

“吱呀”一声，开启的不光是一座宅院，还是一道布满人文脉络的时空之闸。这道门最临近原本的范氏故居。天一阁如今规模宏伟，占地 2.6 公顷，最早不过三处厅堂，自西而东依次为“东明草堂”“司马第”“天一阁”，院堂之间都有窄巷将之隔开，看着倒像三户邻家，其实这般设计，当中大有讲究。

司马第共上下二层，原是范宅东大厅，自范钦还乡后就作为他的居所，由曾经的一个官职命名。然而，他藏书、读书却在东明草堂，又称“一吾声”，顾名思义，即知草堂的专用性。对正门的院墙上是一幅状如麒麟的浮雕，此兽名唤解多，象征正义，这是后来修筑的，突显了主人的性格特征。藏书与日俱增，草堂不堪容纳，范钦于是决定在司马第的东侧新建一座书楼，就是后来的天一阁。

天一阁匠艺精巧，是木构的二层硬山顶建筑，楼上一通间，楼下分六间，这一设计思路来源于阁名。古人取名总是煞费苦心，此名取自《易经》中的“天一生水，地六成之”，书籍最怕火种，而水能克火。这也是范钦要将生活区和藏书区相隔离的原因。

在刚刚结束的第二届进博会上，中国馆的良渚古城展吸引了众多中外嘉宾关注。良渚古城遗址今年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，中华 5000 余年文明得到国际广泛承认。鲜为人知的是，位于良渚文化的分布区域，上海的良渚文化也别样精彩。上海出土的良渚文化遗存，还写进了良渚古城遗址的申遗文本中。

上海的良渚文化别样精彩

作为中国馆良渚古城展台的策展人，复旦大学文博系高蒙河教授是我国研究良渚文化的权威专家。他介绍说，此次申遗成功的距今约 5000 年前良渚古城遗址，地处浙江杭州余杭，是良渚王国的都城。事实上，良渚王国当时统辖的疆域范围，环布整个环太湖流域，涵盖了今天浙江北部、江苏南部和上海西部地区，面积广大约 5 万平方千米。这些地区自 1936 年以来，考古已发现约 600 多处良渚文化遗址点。

目前，作为良渚文化核心区域的上海地区西部，也已发现了金山区的亭林、青浦区的果园村、寺前村、淀山湖、金山坟、刘夏、千步村，松江区的广富林、汤庙村、姚家圈、机山等 15 处良渚文化遗址。

其中，最为著名的青浦福泉山遗址及其毗邻的吴家场墓地，都属于良渚王国贵族的高等级墓地。考古学家常把它们比作良渚都城以外的地区性中心聚落，地位仅次于良渚古城遗址。福泉山遗址出土的琮、璧、钺等成套玉器，吴家场墓地出土的独一无二、长约 97 厘米的象牙权杖等，都写进了这次的申遗文本。



▲工作人员在浙江宁波市天一阁藏书楼前观察园林布局。新华社记者谭思摄

阁前一座水池，虽不宽阔，但幽雅恬静，尽显士大夫气度，却是范钦曾孙范光文精心修筑，秉承了先祖藏书有道的理念，池名“天一池”，经暗沟与院旁的月湖通彻，以蓄水防火。池上叠砌的假山石精雕细琢，呈“九狮一象”之态，生动活泼，而置于其间的一左一右两座亭子更显沉静。

范钦于书卷如老饕嗜美食，阁内藏书冠绝天下，多以地方志、诗文集、原著手稿为主，还有诸多官署的内部资料，而对于那些无法购置的书籍，采用雇人抄录的方式，版本精善，文献翔实，数量之大更是震撼古今。

家训如山：守业更比创业难

范钦一生为藏书，呕心沥血，到了八十高龄，终于油尽灯枯。如何托付这些浩如烟海的书卷？这个问题他在清健时就已思考了无数遍。

范钦有二房儿子，只是次子大潜早夭，留有妻儿。范钦将家产分为藏书七万余卷和白银一万两，长子大冲选择继承藏书，将钱财给了弟媳。这一抉择无疑是大勇大担当，令人钦佩。

古今藏书之家数以千计，多传几世就湮没，能存百年以上的也数得出。以范钦好友丰坊为例。丰坊也喜藏书，其书楼名曰“万卷”，可见藏书之丰，但丰坊较任性，常随意将书借阅于人，频频遗失。后来万卷楼更遭火灾，损失惨重，劫余后，丰家子孙也无意再藏书，悉数转让于范氏。

范钦就十分注重保护藏书，晾晒是其中一项最传统的措施。他还定下严苛的家训：藏书归子孙共有，非各房齐集书橱钥匙，不得开锁，这就有了后来的“代不分书，书不出阁”一说。还有，烟酒忌登楼；不得私自领亲友入阁；子孙也

不得无故入阁。如有违背，所受惩罚是不予参与祭祀。除此，还有两条备受争议的“不准入”：外姓人，族中女性。

不准外姓入，未免过分门户之见，对读书人而言，心胸终是欠广的。书籍任由束之高阁，而不传阅研读，那与空摆设何异？大概只能阻止些附庸风雅之辈，譬如今人摄像上传社交平台秀一番罢了。

既为私家书房，如此规定也能理解。但不准同族女性入，虽说是封建旧俗，但于名门世家而言，总归是一个污点。当时宁波知府的内侄女钱绣芸是一位才女，因钦慕天一阁藏书，而设法嫁入范家，可惜至死也未能入阁一窥，还赔上了婚姻，委实令人扼腕。

但范钦此举有其深谋远虑。但凡开宗立派之人，哪个没些铁腕手段。范钦在为官之时就以强硬著称，不畏皇亲，不惧奸相。作为一门之长，身负大责任，岂可拉不下脸，轻易破例。重要的是，他和后代子孙做到了对天一阁真正的保护。

范氏子孙谨遵祖训，也并非真的顽固不化。清初黄宗羲成为第一个登入天一阁的外姓人，这是范氏子弟一致的决定。黄宗羲青年时组织抗清，本已广受敬佩，而后又专注学问，成为一代大儒，以他的才华，如能入阁深造，必当百尺竿头，使文化史再放异彩。由此也可窥知范氏子弟所坚守的初衷。同样幸运的还有万斯同、全祖望、袁枚等，不过寥寥数十人，都是当时文化界首屈一指的人物。

岿然屹立：沧桑战乱的濯涤

范氏子弟通过严峻的家规，坚韧的人格，避免了家族内部的分歧，然而，外力的倾轧却没那么容易抗拒。

从明末农民起义开始，天一阁藏书就大批失散。还有许多地方官，经常借书

不还。最有名的“有借无还”，当属乾隆皇帝。1772 年，乾隆下诏修撰《四库全书》，范钦的八世孙范懋柱进献所藏之书 638 种，待修书大成之后，多数未有归还。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到天一阁的建筑技艺，实为兴建后世藏书楼的典范。乾隆用来收藏《四库全书》的“南北七阁”，正是借鉴了天一阁的房屋、书橱款式。

清末至民国年间，战火重重，但也是一个气韵天成的年代，人才辈出。但对天一阁而言，却是浩劫不断：

1840 年，鸦片战争爆发，英军占领宁波，掠夺了《大明一统志》等地理书数十种，大部分至今未归祖国。

1861 年，太平军攻陷宁波，一千盗贼趁乱盗取天一阁藏书，竟以废纸价格出售。范家十代孙、时任掌门人的范邦痛心疾首，设法尽力购回，也只挽回部分书籍。

1914 年，上海不法书商陈立炎指使盗贼薛继渭来天一阁盗书。此盗昼伏夜出，以枣充饥，一连半月往返，所盗书籍如汗牛充栋，被运往上海后，再以高价售出。后部分书被实业家张元济巨资赎回，藏于东方图书馆的“涵芬楼”，不幸的是，东方图书馆在抗日战争中被炸毁，藏书尽皆付之一炬。

之后几年，有许多像张元济一般热心的、富有良知的人士，经多方访求，搜集到许多散失在各地的天一阁原藏书，并归还天一阁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郭沫若曾到访天一阁，感慨于这座震烁古今的建筑，兴之所至，题了一首律诗：

明州天一富藏书，福地环环信不虚。历劫仅存五分之一，至今犹有万卷余。林泉雅洁多奇石，楼阁清幽类硕儒。地六成之连解放，人民珍惜胜明珠。读之恰然，这不正是天一阁于沧桑



▲范钦的十三代孙范鹿其先生(中间立者)在宝书楼和当地学者们研究藏书。新华社资料片

沉浮中的写照吗？

此时的天一阁，已从文人们一腔热情的保护，演变为受政府和律法的多重庇佑，饱经创伤的书香圣地，终于可以休养生息。

如今的天一阁，也部分遵循范氏祖训，一应景观虽对外开放，唯有藏书，仅有一小部分锁于玻璃橱窗之中供人观赏。

天一阁楼中已无藏书，全部于上世纪 80 年代转移至西北侧的北书库，一排排古籍整齐摆放，像极了财务账本。此库号称天一阁的第二代库房，于上世纪 70 年代建造，占地 385 平方米，一共三层楼，专为藏书而设计，室内温度、湿度均有控制，能有效地防火防潮防虫。

百川归海：宁波文化和人文精神的皈依

新中国成立后，当地文化部门从两方面扩充了天一阁的规模。

在建筑上，先后新增了中国地方志珍藏馆、银台第官宅博物馆、麻将起源地陈列馆，还有东园、南园等，风格古朴典雅，并将相邻的秦氏支祠、陈氏宗祠，以及迁建过来的状元厅，也纳入其中。

在扩充格局的过程中，天一阁有一独创——景观移植学：

“明州碑林”目前共有碑 173 通，其中 90 处是从宁波府学、鄞县县学等迁过来。“百鹅亭”据考是万历年间的遗物，原位于南郊的祖关山，拆迁过来后重新组装，也不失雍容华丽，细观枋额处，雕有“鱼跃龙门”“双狮戏球”“海马跃浪”，工艺精巧。“千晋斋”所陈列的是历代名砖。上世纪宁波大改造时，拆除过一众老城墙，本土学者马廉大感可惜，将部分拾遗的城砖藏于家中，连同早年搜集到的古

砖，其中尤以晋砖居多，达两千余枚，专设一室，名为“千晋斋”，后全部的墙砖及藏砖的室名都一并捐赠于天一阁。

馆藏资料显示，宁波多位本地藏书家，纷纷将个人藏书捐献给天一阁，其中有冯孟颀的“伏跗室”藏书，孙翔熊的“蜗寄庐”藏书，杨容林的“清防阁”藏书等。同时，天一阁也是浙东第一家谱收藏中心，家谱数量约 550 部，涵盖了一百余个姓氏。现藏古籍达 30 余万卷，除此，还有大量的字画、碑帖以及精美的地方工艺品。

天一阁藏书悠久精深，独具中国特色，为各大图书馆所少见，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：

一是明嘉靖年间刻印的全国各地方志二百七十四种；二是明朝乡试、会试登科录四百一十一册；三是名贵的手抄本，如明代正德年间吴氏辑撰的大型类书《三才广志》手抄本，据说从未刻印过，至今也没有发现第二部手抄本，被誉为“稀世之珍”。

当今的文化学者无不视这些古籍为至宝，它们都是研究明朝历史、风物的宝贵资料。

岁月涤荡，有多少东西禁得住冲击？

滴水藏海，百川归流！唯有如此，文化才能千秋长存。

宁波文人以宽博的胸怀，摒弃将古代瑰宝私有化之心，只为它们能更好的传承。至此，天一阁已不是单纯一座收藏文化典籍的书楼，而是汇集了四百年宁波人文精神的博物馆。

如今的天一阁，既荟萃了宁波地方文化的精髓，更是人文精神延续的符号。天一阁的屹立，也使得二者皈依于一处。

浪里淘沙：沉淀先贤智慧与今人努力

天一阁中丰富的史料和真迹，固然是后人追本溯源的一种考据，然而它的魅力并不止于信息的交流，更在于传情达意。四百多年来，无数学人为之奉献、为之努力，为这座藏书楼赋予了精气神。

我曾认为，人文景观再鬼斧神工，也比不过大自然造化手笔，如今看来要纠正一下。天一阁俨然是一座集匠技和知性于一体的史诗巨制。

游览天一阁，不能走马观花，哪里是一应风景，分明是浪里淘沙中沉淀出来的先贤智慧，也充斥着今人的奋斗。《风雨天一阁》一文，讲述了书楼风雨洗礼，饱经沧桑，可先贤和今人的努力正是为了让后代得见风晴日丽。

游园时，萌生一念：我若能拥有这样的一座园林来养老，死也瞑目。

不禁莞尔，欲先取之，必先予之，若不先建以功德，怕是无福消受。如司马迁所言：“天下熙熙，皆为利来；天下攘攘，皆为利往。”读书人总是要像天一阁的建造者和传承者一般，要保有人文精神的纯粹性，不能为功利所轻易左右。

别样精彩的上海良渚文化“宝藏”



▲2012 年，工作人员在上海广富林遗址考古发掘区工作。新华社发(贾东流摄)

方式简单粗放。只有在山下的展示厅里，才能感受到上海远古文化的一丝韵味。

据上海历史博物馆退休老专家张明华介绍，作为人工堆筑的墓葬，福泉山的山体呈不规则长方形，东西长约 94 米，南北宽约 84 米，高约 7.5 米。截至目前，已经在福泉山发现崧泽文化墓葬 18 座、良渚文化墓葬 32 座、吴越墓葬 2 座、越墓 4 座、西汉墓 96 座、唐墓 1 座、宋墓 3 座。古文化层层叠压，绵延 6000 余年，被誉为“上海古代的历史年表”。

据统计，福泉山遗址的出土文物多达 2800 多件。但除了琮、璧、钺等成套玉

礼器和象牙权杖等被写进了申遗文本，其余的呈现在申遗文本中的上海考古成果元素并不突出。实际上，福泉山还出土了众多形制多样、精巧绝伦的陶制品。如器形奇特的黑陶鸟形壶、红褐色彩绘的高柄盖陶罐、阴刻细如发丝的蟠螭纹和飞鸟纹的陶豆、乃至具有原始文字性质的刻画符号等，不仅反映了良渚文化杰出的制陶工艺，也是上海远古文化艺术和文化创新的巅峰之作。

此外，在对福泉山下层的崧泽文化层位和历代遗存的清理中，也有重大收获。如发现了距今约 5500 年的崧泽文化

象牙镯，距今约 2300 年的战国楚文化青玉双尾龙纹璧，西汉的圆形石砚、北宋的越窑莲花盖罐等文物珍品。

“福泉山是一座上海历史文化 and 艺术的文物宝库。它的发现发掘，让上海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文化底蕴，更加纷繁深厚，它是上海一张不可或缺的沉甸甸、亮闪闪的金色名片。”张明华说，“埃及的金字塔是石头堆的，是文物，福泉山是土堆的，也是文物，是上海江南文化最杰出的代表之一。我们不仅要保护福泉山出土的珍贵文物，也要高度重视保护福泉山遗址本身，把它打造成一座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遗址公园，亮出这张文化名片。”

建议合力深挖上海良渚文化“宝藏”

“在很多人印象中，上海是直到近代才由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的大都市。事实上，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，上海的文化‘两头高’，具有丰厚的文化底蕴。”高蒙河说。“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上海在古海岸线‘冈身’地带，发现了包括良渚文化遗址在内的先秦时期文化遗址，共有近 30 处。”

上海文化的“一头高”是指远古文化。5000 多年前，上海先民率先发明了石犁，良渚文化时期，玉器工艺也冠绝全国，上海文化的发明和创新能力位居全国先进行列，成为江南文化的最早源头之一。另外“一头高”是近代开埠以来，上海引进、模仿、追赶、融汇，形成了海派文化，进而发展成为具有全球影响

力的国际化大都市。

目前，上海古海岸线“冈身”沿线各区，都非常重视古文化遗址的保护和挖掘。例如，松江区以“上海之根”为口号，深挖广富林文化，围绕考古遗址保护区建设了遗址公园和文化展示区。闵行区以“上海之本”为口号，深挖马桥文化，建设了马桥文化展示馆并多次开展学术研讨；青浦区以“上海之源”为口号，深挖崧泽文化，建设了崧泽遗址博物馆，还完成了《福泉山遗址保护和国家遗址公园的规划编制》，远景可期。

根据青浦区发布的“文化发展三年行动计划”，还将构建“一廊一轴三区”文化空间发展新格局。其中，“一廊”为“上海之源”古文化走廊，重点围绕“崧泽—福泉山—青龙镇”三个古文化遗址，充分挖掘青浦深厚的文化底蕴和时代价值，推进崧泽遗址绿地公园、福泉山遗址国家考古公园、青龙镇遗址考古博物馆建设，形成南北贯通的“上海之源”古文化走廊。

专家们认为，浙江良渚古城遗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获得成功，标志着中华 5000 余年文明得到国际广泛承认。乘着申遗成功的东风，建议上海各区形成合力，以福泉山遗址为重点，共同深挖并利用好别样精彩的上海良渚文化遗址资源，在上海古海岸线“冈身”沿线，共同打造上海的“西部遗址走廊”，在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的文化建设中，以良渚文化为切入点，深入研究长三角地区江南文化的源头，发掘古代上海历史底蕴的当代价值，这既有学术价值，也有文化价值，更具有现实意义。